

去过大兴安岭和长白山的人,无不对那里的林海留下难忘印象...

而对于郑州人来说,“林海”似乎是一个陌生的词语。虽然郑州周边地区不乏大小山林...

记得三十多年前,我来到位于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,第一次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...

让绿色永驻

慎廷凯

几十万年前的黄河中下游一带,曾经是人类的栖居之地。中国最早的夏、商、周三个王朝...

后来,我读了一些关于林业生态的书刊,心中的疑团迎刃而解。原来在几亿年前,中国大地上为高大的古森林覆盖...

对郑州一带草木茂盛的情景,亦有多处提及,如“山有扶苏”、“山有栢松”...



我们万众一心 李刚田

长白山那样的林海浩瀚的壮美景观。专家认为,森林的消失,是由于人口的增加、生产的发展以及战乱破坏等诸多原因...



大角坪 张尹

博古斋

最早的政书

陈永坤

《政典》是我国最早的政书。本书为唐刘秩撰。刘秩为刘知几(子玄)之子。在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中记载了此书...

《通典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书。《通典》为《十通》第一部。唐杜佑根据刘秩的《政典》广其所述...

“我可以……问你一件事吗?”李小明怯生生地问。“嗯。”我看着她,李小明的侧脸真可爱。

天啊,这其中误会可大了。我的数学是沈佳仪一题一题帮我开窍的,而我的理化更是李小华你自己不断地逼问我一堆电学原理...

“我家快到了,走到这里就好了。”李小华停下脚步。我们一起去脚踏车回家了,每次送李小华到她的巷口就止步...

于是,我每天早上提前十分钟从家里出发,再将脚踏车停在中华路桥前,用跑步的方式飞奔到学校。如此一来,我才可以放学后跟李小华轻轻松松地走路回家...

“我可以……问你一件事吗?”李小明怯生生地问。“嗯。”我看着她,李小明的侧脸真可爱。

“为什么你都不牵我的手啊?”李小华似乎咬着牙,竟脱口而出:“因为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我。”手足无措。

“啊?”我愣住。“我以前坐在教室后面,常看到你们聊天聊得很开心,我就在想,你们应该会在一起吧。”李小华看着铁轨。

“才不是那样,我跟沈佳仪只是喜欢聊天的好朋友。”我失笑。“一点点都没有喜欢?”李小华伸手,摸着雨。

“沈佳仪是欧巴桑星人。”我超级笃定。在对话失败到沈佳仪身上的过程,我已错过向李小华告白的最佳时机...

“我很难受,但当时只有十五岁半的我,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反应。毕业纪念册终于发到每个人手上的那天...

“我可以……问你一件事吗?”李小明怯生生地问。“嗯。”我看着她,李小明的侧脸真可爱。

“为什么你都不牵我的手啊?”李小华似乎咬着牙,竟脱口而出:“因为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我。”手足无措。

“啊?”我愣住。“我以前坐在教室后面,常看到你们聊天聊得很开心,我就在想,你们应该会在一起吧。”李小华看着铁轨。

“才不是那样,我跟沈佳仪只是喜欢聊天的好朋友。”我失笑。“一点点都没有喜欢?”李小华伸手,摸着雨。

“沈佳仪是欧巴桑星人。”我超级笃定。在对话失败到沈佳仪身上的过程,我已错过向李小华告白的最佳时机...

“我很难受,但当时只有十五岁半的我,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反应。毕业纪念册终于发到每个人手上的那天...

“我可以……问你一件事吗?”李小明怯生生地问。“嗯。”我看着她,李小明的侧脸真可爱。

“为什么你都不牵我的手啊?”李小华似乎咬着牙,竟脱口而出:“因为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我。”手足无措。

“啊?”我愣住。“我以前坐在教室后面,常看到你们聊天聊得很开心,我就在想,你们应该会在一起吧。”李小华看着铁轨。

“才不是那样,我跟沈佳仪只是喜欢聊天的好朋友。”我失笑。“一点点都没有喜欢?”李小华伸手,摸着雨。

“沈佳仪是欧巴桑星人。”我超级笃定。在对话失败到沈佳仪身上的过程,我已错过向李小华告白的最佳时机...

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全球化浪潮就愈演愈烈,近十年来竟发展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。全球化对所有国家,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既意味着机遇,也意味着挑战...

《全球化之道》

方面,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论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、阻止气候变化、与传染病作斗争、建立贸易与航空规则方面,还是在设定全球的人权标准方面...

有一阵子,我简直觉得生活在清朝,清朝戏充斥TV,看惯了长袍马褂、大辫子、半截秃头,再看现实中的俊朗小生、漂亮女人,都有些不习惯了。不过,要说衣着华丽,古代戏的确比现代戏施展得开...

为什么“古代风”如此盛行

生活在这个年代,稍一弄虚作假,立刻被明眼人识破了,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“伪时尚”、“假时髦”、什么现代派、酒吧、画廊、暧昧的同性恋描写之类,还能欺骗好奇心强的读者,但在今天,这一系列“虚招”都不好使了...

电视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博客丛林,按时吃饭是可耻的。老范家连猫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新闻调查每次周二例会,张洁兄都会把我们留到十二点半以后...

让我下定决心,明天起,先别管喂马劈柴,周游世界的事,先喂饱自己,按时吃饭。2007年,尽管组里为了省钱,已经取消了大家在食堂吃晚饭的权利,但我决心,每天到老郝家滚倒在沙发上赖着不吃,吃她的花雕小牛肉,喝完她瓦罐里秘制的鸡汤汤。

“你、你、你!”赵世显脸都青了,干着急了半天,说不出口。“好了,好了,”齐苏勤说,“我认为牛大人说得有道理,禹王故里虽是前人所留,可是这么多年淤积,下游河底已高高抬起,如果不修堤束河,恐怕武陟水患永难根除...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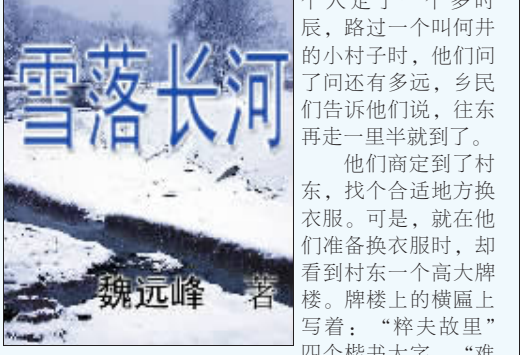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、你、你!”赵世显脸都青了,干着急了半天,说不出口。“好了,好了,”齐苏勤说,“我认为牛大人说得有道理,禹王故里虽是前人所留,可是这么多年淤积,下游河底已高高抬起,如果不修堤束河,恐怕武陟水患永难根除...”



坝上秋色 巩伟摄影

连载

“可这河,”牛钮,用手指了指面前的河,又指了指南边的滩,“那,它怎么还没回故道呢!”“我说的是曾经,又没说现在!”赵世显愣怔了一下。牛钮说:“赵大人,我可说的是现在啊!”赵世显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! “要说是,大家各有各的理据。”一直没说话的陈鹏年说道,“今年的水情不可能与任何一年相同,我同意前两条就按牛大人说的办,修堤的事情因为事涉圣谕,以后再议!”



雪落长河 魏远峰 著